

千载有余情

（下）

——周汝昌赏会古典诗词

周汝昌

著



抖展诗情，引读者窥得诗词之雅、诗词之趣；
挥墨轻点，携知音细品诗词之味、诗词之韵。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精英天卷
CS-BOOKY

千载有余情

①下

——周汝昌赏会古典诗词

周汝昌
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载有余情:周汝昌赏会古典诗词:全二册/周汝昌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404-8528-3

I. ①千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欣赏—中国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7946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诗词赏析

QIANZAI YOU YUQING: ZHOU RUCHANG SHANGHUI GUDIAN
SHICI: QUAN ER CE

千载有余情:周汝昌赏会古典诗词:全二册

作者:周汝昌

编者:周伦玲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于向勇 秦青

策划编辑:王琳

版权支持:文赛峰

营销编辑:刘晓晨 罗昕 刘迪

版式设计:李洁

封面设计:利锐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刷: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00mm×995mm 1/16

字 数:468千字

印 张:41

版 次: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: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0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528-3

定 价:88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关于古典诗词的鉴赏 / 002

《千字文》之话 / 017

清新睿王题《红》诗解 / 019

诵杜微音 / 029

李杜文章嗟谤伤 / 034

中国文论（艺论）三昧篇 / 037

“思无邪”辨义 / 061

中华诗义 / 068

学诗 / 071

汉字的声调美 / 073

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 / 076

“对对子”的感触 / 096

诗人型和诗文化 / 099

“诗化”的要义 / 112

大道无名 大师无界 / 122

Contents
目 录

- 中华诗论悟“三才” / 128
- 中华要典有“葩经” / 132
- “言志”与“抒情” / 135
- 读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 / 139
- 读夏承焘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 / 143
- 论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 / 157
- 愿抛心力作词人 / 175
- 炼字、选辞、音节美与艺术联想 / 187
- 谈唐宋词的鉴赏 / 196
- 谈对联 / 205
- 谈诗词曲赋的鉴赏 / 209
- 宋代词人李清照 / 239
- 谈唐诗史上的“三李” / 244
- 诗词韵语在小说中的意义 / 251
- 赏析与赏会 / 255
- 诗词的魅力 / 258

附 录:

《丛碧词》跋 / 264

《张伯驹先生词集》序 / 266

《夕秀词》序 / 270

《晚听斋诗稿》序 / 273

《险梦诗痕》序 / 277

《健行斋诗词》序 / 279

《千秋一寸心》初版自序 / 281

《千秋一寸心》新版自序 / 284

编后记 / 289



对于这样宝贵的文学艺术财富，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新贡献。正因此故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诗词的生命力才非常旺盛，并没有死亡，甚至于连衰老、僵化都还不能说。它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、文化生活中生存、生长，而且还有发展。

关于古典诗词的鉴赏

一

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问题，确实不好谈。大家都晓得，讲到我们的古典诗词，常常有这样的话说：可意会而不可言传。如果这样，那咱们在这儿干吗呢？咱们都意会吧，一言不发，都去参禅。当然，你会说这怎么行呢？是不行。但是，完全用语言文字来表达，有的地方的确也不行。所以我只能讲粗的一面，精微的地方更多地要靠各人自己去体会、理解。

首先谈一谈名称。现在习惯的称呼叫“古典诗歌”“旧体诗词”。又古又旧，这东西大概应该进博物馆了。万物都要发展、创新，为什么

还要保留这么一套东西，还要学习鉴赏？是不是有人会有这种“先入为主”的感觉？

“古典”这个名词，本来是指一种艺术流派。如果把它理解为一顶“帽子”，恐怕有的同志往往一提到“古”“旧”就跟“新”对立起来。这样的认识对吗？其实我们的古人作诗填词最讲新，老杜就说“诗清立意新”“清新庾开府”。可是他又说“诗学阴何苦用心”（学阴铿、何逊）、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。可见，他们的创新并不是要把老的一齐打倒、丢掉。不是一提创新就跟传统对立起来，说那个都不该要了，完全另搞一套。这样来理解创新难免不发生种种弊病，这是一个认识问题。

我们来看看古人又是如何看待、认识新和旧、传统和创新的关系的。清代有位诗人叫赵翼，他在《论诗五绝》中说了两句话：“预支五百年新意，到了千年又觉陈。”又可见，那个时候的人不是不注意而是非常注意新，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他那里说的是，要做到“新”，可用的体格、语言、文辞，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，他并不抛弃这个，而是要在笔法、意法、表现法、表达方式方面寻求一个新的路子。所以说，要新，首先要意新，不是什么别的新。赵翼对新和旧的关系说得很辩证的：把新意像从银行开支票一样把五百年后的都预支出来，够新了吧！可是到了千年以后再回顾这个新意，又觉得陈旧了。

在我们历史文化的长河中，数不清的文学艺术大师，每天都在那里创造、积累，那经验之丰富，水平之高超，真是无以为喻，提起来我总是佩服得“五体投地”。对于这样宝贵的文学艺术财富，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新贡献。正因此故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诗词的生命力才非常旺盛，

并没有死亡，甚至于连衰老、僵化都还不能说。它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、文化生活中生存、生长，而且还有发展。所以不能用“古”“旧”二字就把他们制住、否定掉了。因为我们的民族传统，实际上原本就是无数层次的创新的积累的总和。把传统和创新机械地对立起来，甚至盲目地崇新排旧，不问实质，只看现象表皮，就会把似新而实旧的东西奉为奇珍异宝了。

二

接下来，我想提出的是：写诗需要表达什么东西，怎样表达？

诗人为什么会是诗人，这在于他的眼，他的头脑，他的心灵，他的观察能力、理解能力、感受能力、欣赏审美能力都与我们常人有所不同。比如，我们常人一般看见每天日常生活里边无数的现象，认为可以视而不见，不值得看，不值得谈，也不去想，可是到了诗人眼里就不同了，他从最平凡最普遍的事物中，发现一个点，一个方面，觉得有新的体会、感受，新的见解，他发生了“新意”，把这种新意传达给我们，而我们一看：是这个样子呀！我也曾这样感受过，可没有好好想就丢下了。就是想了一下，你要我表达，我也不会，而诗人好像是替我说出来了，而且说得那么好，使我产生共鸣，得到一种文学艺术上的享受。因此，我们会觉得诗人很不简单，他是真神奇本领。这个本领其实就叫

作会表达，会传达。一件事情，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普通的话来说，可能毫无意味，但他用了另一种方式说出来后，特别好，听听，悦耳，唤起我们很丰富的艺术上的想象。所以我说诗人是属于最会讲话这样一种类型的人。北方有句俗话说叫“一样子话，百样子说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举个最普通的例子来作为“会说话”的说明，小山词人晏几道的《鹧鸪天》是一首小令，除了开头两句是点明主题“天将离恨怅疏狂”之外，接着款款地写来，说道是：“……年年陌上生秋草，日日楼中到夕阳。云渺渺，水茫茫，行人征路许多长！相思本是无凭语，莫对花笺费泪行。”“相思”在此表示有某先生和某女士有互相倾慕和思念的感情，“相思”二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词语，高雅，有意味，有情致。今天，什么叫“相思”呀？这个话几乎已经绝迹了。学中国文学，特别是诗，要对汉语下苦功夫，比如这个“相思”，要懂，要领受，要体会。这一关过不去，什么都不要谈，后边还要具体些讲讲这一点。我们从整体上来看，这说的是一位女士接到了她心上人的信，读罢，感情上那个波澜，那个曲折。古时的交通不像现在，两人分隔远地，投个航空信或打个电报，很快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情况。那时经年累月才盼得一纸来书，接到打开一看，噢，是花笺写就的（花笺是古代的薛涛纸，带彩色，带花纹，美极了），上面写着相思怀念的种种情怀。我们完全可推想出是写得非常真挚热切的。她起先看时很高兴，再一想，又怀疑起来。感情到了真处，反会生出许多疑念：他纸上写的那么多思念的话，有凭据吗？什么都不能说明，“相思”本来就是无凭之话。那么自从打开信，我对着它反复地读，一直流着泪，我这样激动，是对还是不对呢？我不要再对着这些无凭之语枉费我的泪行吧——你真的相信这个看

信人是彻底怀疑不再相信心上人不是真正思念她吗？她看透了，因而不说我不再啼哭，我要欢乐，等等。你若如此理解领会，你就成了世界上头脑最简单的人了！怎么能学文学，怎么能鉴赏我们的“古”诗词呢？这是一种表达方式，是作者超妙的手法。你应该看到的是：这写的是一种至深至切的真感情，即分隔两地，不胜思慕的情怀。这结尾两句，哪里是什么“看透了”“想开了”的“悟语”，这分明是一种千回百转、千锤百炼的痛苦感情的曲折传达或表现！

我举这两句，只为说明表达手法。若讲更高级的境界，则又不可忘掉“年年陌上生秋草，日日楼中到夕阳”十四个字。这写的是日日盼，年年盼，日日从早盼到日下西山，年年盼到路荒秋草（不见车辙人迹到来）。两地远离之情，长年渴念之意，只用了十四个字，写尽了这种情景和心境。

所以，谈鉴赏，要懂古人的笔法，也要懂古代的情况。比如上面说的通信难，你认为那算什么，八分邮票一贴搁在邮筒里不就得了！连这么一些基本的都不知道，要去“鉴赏”，能“鉴赏”出什么呢？

古人常用情致、意趣、韵味、境界这四个词来谈诗词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“东西”，用西方的文艺名词和概念来套是用处不大的。你读罢一首诗或词，往往给你的是多方面的享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在美学上可以数出几点。但对四个词要想每个给它下一个具体简切的定义，恐怕就大是困难。

宋代诗人梅尧臣，“总结”好的优秀的诗词的长处，说了两句话：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尽之意，见之言外。”这里说的景不仅仅是自然的山、水，一张桌子，一个凳子，不限于这么具体，但总

是有迹可循，可捉摸的。“状”，今天的话叫“形容”“描写”，很难“状”的东西，高手诗人能够写得“如在目前”，这不是“自然主义”复印机式地“再现”于眼皮底下，我们的祖宗丝毫没有这个意思，他是说对那个精神意态，对那个景象的领会、感受。然而，只有“如在目前”还不够，如果仅仅如此，我干吗要来读你的诗词呀，去看真东西，比你这个直接，也会有自己的领会、感受，是吧？所以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，还有一面就是“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。好的诗词内容都很丰厚，一首七言绝句，四七二十八个字，叫你体味半天也许还没体味尽。作家不把话都说出来，做“解释”，都说出来，都解释，那叫一篇“论文”，不叫诗。“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，所以才发生情致、意趣、韵味、境界这样一些我们中华民族诗词上特殊的光辉的美学特色。

三

古典诗词的语言（当然主要指的是汉语文，尽管我们是多民族国家，但几千年来文学史上是以汉语为主）有许多独特的地方，要多下功夫去学，去领会，去运用。

比如，上面提到的晏几道词里的“相思”二字，现在不用这样的话了，是“爱”“恋爱”了，这东西从哪儿来？大概是西方的“进口货”，与“相思”的意味有所不同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，民族特点不

同，历史背景不同，因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，表现方法也不同。记得好像鲁迅先生在谈小说时说过一种意思：“现在叫‘爱’，过去不叫‘爱’叫‘倾慕’。”我们的祖宗将爱说成“倾慕”，“倾慕”可以是单方面的，你看见了一位女士，或许就会“倾慕”。大家都熟悉的《红楼梦》，曹雪芹在宝黛感情上是用了“相思”还是“倾慕”？都不用，“爱”更不用了。所以今天西方很多人看完译过去的《红楼梦》，说真不懂宝黛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，你就直截了当表示说“我爱你”得了，万事大吉。在他们的感觉里，这个事天经地义，简单无比，你干吗要这么曲曲折折，千回百转？他们不能理解。

举例而言，汉语里有许多两个字的联绵形容词。比如“苍茫”，天快黑了，好像空间慢慢地生出一种似烟似雾的暮霭，自远而近，缓缓弥漫到眼前，事物越来越看不清，夜色越来越浓，是吧？这“苍茫”好像都懂，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写了两句诗：“此身饮罢无归处，独立苍茫自咏诗。”这里的“苍茫”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说仅仅就是暮霭吧？这个意境，你在最好的词典中找来的定义，能适合吗？我们得用脑子、心灵，还得用相当深厚的语言、文化背景等等知识上的基本功，才能够体味像杜甫的“苍茫”这样的辞意。汉英辞典与“苍茫”对应的英文是“indistinct”，意思是不清楚，看不清。这原不算错，但汉语里类似“不清楚”的，不仅仅是“苍茫”，还有“迷离”“朦胧”“缥缈”“依稀”“隐约”“仿佛”“微茫”“恍惚”“杳冥”……多着哩，你去查汉英或汉什么辞典，解释统统都是“不清楚”。在西方只能用一个“不清楚”来对应我们中国那么多词语，这可不是个小问题。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体会、领受，与西方大不相同，

精微得多。我们的语言创造是不是最伟大的智慧创造之一？在我们的语言运用中，每一个都不能代替另一个，因为各自的意味，唤起你美学上的感受完全不同，也就是情致、意趣、韵味都不同。我国一位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在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里说：“汉语是世界上最高最先进的语言。”如果认为汉语是老掉牙陈旧了的东西，将来都是要改造的，那么还是再进行一些考察研究，然后再作结论。上面举的例子就说明，中文的那么多“不清楚”，在西方语言里就没有能够完全对应得上的词。几何学上，两个圆直径相同，往一起一套，完全吻合，变成了一个，英文是“Co-incidence”。中国的词语和西方的词语，有很多都是不能“Co-incide”的。文学的“工具”就是语言，对它并无深知，怎么讲“文学”欣赏呢？

四

跟诗联系在一起的汉语还有第二个特色，我称之为“汉语词语组联法”，我不懂语言学，就杜撰出这个名词。

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体，当它们两个或几个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词语，然后由若干词语再连在一起就成了话，就成了句。这就是语言的构成。现在教古汉语要教语法，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借鉴了外语语法的分析办法和一些名词概念。比如，主谓宾语连在一起，这才叫一句

完整的语言，不合这个组合就是“非法”“不通”的。如果是散文、白话，用这个规律来要求大部分还是可以的，但对于诗，就不一定行。我曾接到过一位中学同学的来信，上边说：“我学了汉语语法，就按照这个规律去分析诗。可是常常搞不懂哪是主语，哪是宾语，哪是谓语，我用语法分析来分析去，就是搞不懂。”他提的问题令人深思。这是个什么问题？我们还是用个实际例子来看看。

唐人崔涂写了一首《除夜有怀》，这首五言律诗有这样两句：“乱山残雪夜，孤烛异乡人。”古人旅行极其不方便，况且我们中国人乡土观念很浓，历史造成的，往往一辈子都不离乡土，没有出过家门一步。但为了谋求生路，而必须出门在外，抛家背井，骨肉离异，那就很可能有像这两句诗所写的感情。千里之外，孤身一人，历尽了风霜、辛苦、种种困难和危险，极其思念家乡、亲人。你看，这个游子独自一人，也不知是在哪里，正赶上“除夕”这一个应该是全家团圆的夜晚，本来千里万里也要千方百计赶回去，大家吃一顿团圆饭，但他赶不回去，自个儿蹲在一个地方，四周围一看，骤然入眼的是“乱山”，下了一个“乱”字，已经就不太是味了，接着还来个“残雪”，这完全是心里极其难过时的一种反映。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诗，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从这句诗我们看出，人在常态时，心情愉快时，山越乱，越是峰峦起伏，有着种种势态，看的时候就越有味越有兴趣：哎呀！这山真奇，真不一般！的确也是，平平的山有什么看头？但同样的奇山，心里难过时看上去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意思讲明了，再看语句。“乱山残雪夜”，一句话，这里边找得到主、谓语吗？下一句“孤烛异乡人”，五个字，主、谓在哪里？本来，点着许多蜡烛，灯火辉煌下全家聚在一

起，这是除夕夜的一大特色，但在异地的游子只能一个人和一盏孤灯做伴，非常凄凉孤独地熬着这一夜。这样的感情境界，五个字，分不出什么主谓宾语，却表达得异常精彩。

“乱”“残”“孤”“异”四个形容词，“山”“雪”“夜”“烛”“乡”“人”六个名词，被诗人巧妙地一排列，组成两句话，表现了十分丰富、言而不尽的内容。这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诗词词语组联法的一大特色。多么富于表现力！如果你要用语法的知识来分析这种表现法，永远分析不出道理来。语法上我们借鉴西方的，未必就证明西方语言比我们的先进。西方语言也有它死的一面，一点不灵活。我早年写过一篇序文，笑话式地谈到这个问题。我说“英文先生”是个瘸子，他离开“介词”“转折词”“连接词”等等这些“拐杖”就寸步难行。英文词和词之间必须有一个表示二者之间关系的词，没有，这前后两个词就互不相干。比如说：“我在街上正在看着橱窗。”“I am looking into a shop window on the street.”“看，look”当中必须有一个“into”你才“看得进去”，不然，英文先生就说这不是话。汉语就可以没有这样一些“拐杖”。这里再举两句为例，是唐人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中的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跟崔涂那两句比较比较，内容上有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这个不去说它，要说的是两人在“词语组联法”上也有同与不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的每一句的每一个词都好像是一节火车厢，前有钩后有钩，本来毫无联系的车厢在轨道上一走，轻轻一撞就连接在一起了。汉字浑身都有好些无形的钩，诗人让它们“走在轨道上”，一碰，就连在一起，发生了极特异的艺术效果，根本不要什么介词之类。这是诗人的功劳，他做了极巧